

2022年
年俗

卖春联 潘有刚 摄

犹记儿时爆米花

□ 张德龙

年味一天比一天浓，这让我想到了童年时吃的爆米花。

“70后”“80后”应该都吃过老式爆米花机炸出来的爆米花。老式爆米花机就是一种手摇式“大炮”，用这种机器制作爆米花，老家楚雄的乡亲们都称之为“炸爆米花”。

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，但我还清楚地记得，老式爆米花机由机头螺杆、大弯头、小弯头、机盖、加力管（杆）、开口销和摇手组成。另外，为了能够架于炉火之上加热，还需要前后两个支架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每年到了腊月，一个皮肤黝黑、头发披肩、留着山羊胡、穿着一双大头翻毛皮鞋的中年男子就会背着他的发财机器——爆米花机，进驻村里。虽然小孩子都不喜欢这个中年男子的长相和打扮，但他的到来，让整个村庄热闹起来。

由于这个男子姓起，乡亲们都叫他“老起”或“起老表”。老起每次来到村口，看见他的人就会热情邀请他到家里吃饭——其实大伙都希望老起能到自己家里炸爆米花，因为老起到哪去炸爆米花，都会免费为该农户家炸很多爆米花。当然了，老起一般都会选择到院子比较宽敞且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户家驻扎。

你看，老起原本还想再喝两杯高粱酒，但院子里早已排满了人，嘈杂声彼此起伏。每家来炸爆米花的一般有两三个人，由一人提着几公斤干的玉米籽，另外的人抱着一大抱干柴在等候。老起一出来，大家更加兴奋起来。排在前面的几家村民早就搭好炉灶，并把火烧得旺旺的。别看老起喝了几杯酒，他操作爆米花机的动作依旧很熟练。

老起打开爆米花机盖，倒入满满一大口缸玉米籽，然后加入适量的糖精，盖上盖子，再把加力杆和加力管共同用力，旋转机头螺杆对机盖加压以密封，接着便把它架在火炉上加热。火炉上架着的爆米花机黑乎乎的，外形如同葫芦，就像一门大炮。老起捏着摇手不停地摇着，爆米花机在咕噜咕噜地旋转着，几个孩子不停地往火炉里添加一些碎柴或废弃的木头渣片。

差不多十分钟，老起瞄了一眼压强表，便不摇手了，大家都知道这是要准备炸爆米花了。双手戴着帆布手套的老起迅速起身，左手提着摇手，右手用一根铁钩钩起爆米花机的前身，然后把爆米花机拎到一个干净的帆布大口袋里。只见老起将加力管套在小弯头上，然后右脚用力一蹬加力管，随着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一团白烟升腾而起，热腾腾香喷喷的爆米花便装满了口袋，诱人的香气让口水直流。当然了，每次“爆破”，都会有少许的爆米花喷撒到口袋外面，这时一旁的小孩就会蜂拥而上去捡。捡起几颗爆米花后，用嘴吹一吹灰，然后一大把塞进嘴里，那个味道别提有多爽了。

老起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“爆破”，每天都要坚持到晚上十点多。听老起说，这种爆米花机不仅可以加工玉米，还可以加工大米、黄豆等。但是，在那个年代，很多农户的大米都不够吃，根本舍不得用大米来加工爆米花，只能用玉米籽来加工了。大多数农户有三四个孩子，因此每家爆米花都炸得很多，一般都要炸两三蛇皮袋。爆米花实在太好吃了，两三蛇皮袋也经不起三四个孩子的折腾，好多农户炸的爆米花原本是计划在春节时用来招待客人的“硬货”，但一两天就被孩子吃得精光——没办法，只好再去炸一次，然后“严加看管”。当然了，无论父母怎样看管，孩子们总是会发挥聪明才智，不让自己的嘴受馋，哪怕是吃得咳嗽、流鼻血，也要偷偷摸摸地去“寻宝”。

到了腊月二十七，炸爆米花的巨响声消失了，因为老起要收拾装备回家过年了。很多孩子因为老起要回家急得大哭，也有很多孩子梦想自己能成为像老起一样的炸爆米花的师傅。

前几天，我把儿时村里炸爆米花的情景给女儿和儿子讲了好几遍，5岁多的女儿就一直念叨要吃老式爆米花机炸的爆米花，还埋怨我怎么不成为一个炸爆米花的师傅。是呀，三十几年过去了，虽然儿时发誓要成为一名炸爆米花师傅的梦想没有实现，但是老起炸爆米花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话年味

□ 慕文

年年过年，年年不同。童年的过年记忆，却永远跳跃在心头。那时，刚进入腊月，便感到了年味儿。

我家五世同堂，很多人生活在一起。快过年了，在外面工作的爸爸、伯伯、叔叔们纷纷赶回家，还带回来了好多年货。孩子们盼着过年，盼的是能吃上几天好吃的，穿上久违的新衣裳。大人们忙着杀猪宰羊、磨豆腐，赶制新衣新鞋，拆洗被褥扫房子。

再说年三十吧，准备年夜饭的时候，孩子们围着母亲、大妈、婶婶们转来转去，她们炸了很多好吃的，有丸子、面裹鱼、油条、枣、地瓜、麻花等。孩子们偷偷拿着跑到外面去吃，有时候还故意当着小伙伴的面吃，如果有谁饿了，就分给他一点点。那时盼过年，是年味儿让精神一直亢奋，外面鞭炮声声，家里热气腾腾、香味扑鼻。一会儿吃一块小锅白糖，一会儿吃一串冰糖葫芦，个个蹦蹦跳跳的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电视机，我们家有一台放唱片的留声机，是爸爸的一个朋友送的，放的都是老版的京剧、评剧。京剧有“打龙袍”“三打祝家庄”“包公案”“三家店”“智取威虎山”等曲目；评剧有“小女婿”“茶瓶记”“杨二舍化缘”“杨三姐告状”“刘巧儿”“小二黑结婚”“祥林嫂”“小姑娘”等，好听极了。吃完年夜饭，大家就开始听，声音放得很大，屯里其他人家没有收音机，大过年的又不好进门来，

就围在院墙外偷着听。当年的经典曲目至今我还能唱上几段呢！

几十年过去了，每当我回忆起儿时盼过年的情景，总是泛起阵阵酸楚，又异常激动。帮着妈妈贴灶王奶奶、贴门神、贴对联、扫房，一天一天数着日历，如今就像在眼前一样鲜活，盼的是什么呢？现在想来，童年的过年情景，那个年味儿，那种感受，那时的一情一景，甚至连飘着年味儿的空气都那么让我怀念。

眷恋童年是因为偶尔远处传来的鞭炮声；门上的一副对联和威武的门神，墙上贴的那些古代爱情故事的年画；顺风飘过来的一股油炸的香味；孩子们穿着新衣裳，手里拿着吃的，走起路来一副拘谨的样子；小人书摊前那副贪婪的眼神；还有男子骑单车，后边驮着围着花头巾的小媳妇，一身新衣裳，怀里抱着孩子，手里拎着糕点盒，那准是回娘家……近日，这些记忆都变成鲜活的图像，像电影般一幕一幕在眼前掠过。所以我常常想：年是什么呢？不盼吃不盼穿，只是守着电视等着春晚这顿“年夜饭”，导演们年年绞尽脑汁，试图填补缺失的年味儿，然而，用那些现代元素充当传统年味儿的原料制成的“年夜饭”，让我更加涌起怀旧情绪。如果能回到童年，该是何等的幸福啊！

有时，与家人聊起过年，回味无穷的是那些丰富的礼仪礼数和多彩的文化传承，无限怀旧的是那些足以让人魂牵梦绕的民俗讲究，这就是年味。

那时红火年

□ 李尚菲

我一直认为真正的年味在儿时山乡。山乡的年不但有声有色，而且年味浓。

一过腊八，大街小巷就响起了欢快喜庆的乐曲，街边搭起了临时年货摊，各式各样的灯笼犹如累累硕果结满枝头，热情似火的中国结、力透纸背的对联映红行人的脸庞和街道，还有红红的苹果、辣椒、糖果，争相释放出新春甜蜜的气息。

那时，山乡的年虽说比不上现在城市这般气派、繁荣、热闹，但也年味十足。红既是奔涌的热血、绽放的生命之色，也是年的色彩，新春的色彩。家家户户少不了红春联、红辣椒、红鞭炮、红窗花，还有红红的炭火。

除夕中午那顿饭最重要，是过年的第一个高潮。这顿饭很讲究，饭前两件事必做——贴春联、放鞭炮。春联是请村里文化人写的，他们对新春美好的祝福和希冀在横竖撇捺间奔涌、流淌、渗透。红纸黑字春联往门框上一贴，不仅透着喜庆、吉祥，而且散发着艺术的墨香，顿时生出一派盎然春意。

年饭不能光有色，还须有声。一挂千响的鞭炮率先响起喝彩声，向旧岁作一千次的告别，向新春作一千次的问好，更像是在向同村人庄严宣告：开饭了！

这一年中最响的一个声音，也蕴含着“比”的意味。谁家的鞭炮率先响起，一定最早吃年饭的，起得最早、最勤劳、干事最麻利的一家。每当我跟哥哥听见村子里的鞭炮响起，都会着急地问妈妈饭好了没，啥时候放鞭炮。不料母亲总会淡然地来一句：“咱们不比过大年，只比挣大钱。”

年夜饭一定要在堂屋吃才够氛围。堂屋是一家最大的房间，是平时接待客人的地方，也是一家人的一面。选在这里吃年饭自然是表示庄重。

一家人坐的是八仙桌，桌下是一盆通红通红的炭火。桌正中必定是一个炭火锅。一家人难得围坐一起，吃着热乎的饭菜，喝着有滋有味的汤汁，这年过得就热热闹闹了。哪怕屋外狂风呼啸，大雪纷飞，冰天雪地，这屋子里总是温暖如春。

饭后推开堂屋门，院子里飘荡着淡淡的火药味，不仅不刺鼻，反而有某种说不出的香味。稻场铺了一地红色的鞭炮纸屑，我和哥哥喜欢在上面欢蹦乱跳，听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像是走在新春的红地毯上。再看看黄泥墙上挂着的那一串串红辣椒，新的一年一定红红火火，辣味十足。

过年团聚了亲人，也聚集了朋友。等小年一过，平时外出打工的候鸟就开始纷纷返乡归巢。冷清的田野、寂寞的小路再次被欢跃的脚步声唤醒，被崭新、鲜艳的衣服擦亮。

山谷间飘荡着柴锅饭菜的香味，回荡着欢声笑语，熟悉、亲切，充满年的味道，故乡的味道。这是身在城市的我一直怀念的。

